

## 闲庭晚茶

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与本土化诉求相互撕扯的二十一世纪,中国文艺创作如何确立自身的文化坐标?由晋江市委宣传部牵头创排的融合情景剧《侨批往事》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,将一段尘封的历史唤醒,让这些泛黄纸页上的墨迹重新流淌出血脉深情,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该剧作不仅实现了“在地性”与“国际化”的有机融合,更在“历史感”与“当下性”的对话中,开创了文旅融合的“晋江范式”,以艺术的方式,贡献了一份关于记忆、情感与认同的深刻思考。

闽南语中,“信”被称作“批”。“侨批”,又称“银信”或“番批”,是海外华人华侨寄回故乡的家书与汇款凭证。剧组敏锐地捕捉“侨批”这一独特的文化符号,展现了其超越地域的丰富内涵。那一张张薄纸,承载的何止是银圆数额?那是远渡重洋的游子对故土的眷恋,是异乡打拼的艰辛与坚韧,是血脉亲情的牵绊与守护,天然地连接着闽南与南洋,连接着中国与世界。剧中融入的娘惹舞、东南亚音乐等元素,并非简单的

一纸侨批万重情  
——评情景剧《侨批往事》

□陈冬梅

外来文化点缀,而是对侨批文化本质的准确把握——它自诞生之初就是一种跨文化、跨地域的存在。这一艺术处理,打破了地方性叙事常有的封闭性,使梧林不再只是偏安一隅的地理名词,而成为全球华人情感网络的重要节点。这种“在地的全球性”视野,为地方文化如何在不失自身特质的同时参与全球对话,提供了富有创见的艺术实践。

尤为值得称道的是,《侨批往事》对“历史感”与“当下性”关系的创新处理。历史不再沉睡在档案馆的卷宗之中,而是通过沉浸式的舞台设计与观众互动参与,焕发出鲜活的当代生命。当观众穿行在梧林古厝的实景中,当剧情在人群中悄然展开,当观众现场念诵侨批……这种“零距离”的审美体验,重构了观者与历史的关系。在游客接过“喜糖”,上台学跳“娘惹舞”等沉浸式互动成为剧情的一部分时,他们实际上已经跨越了时空的界限,与那段往事建立了真切的情感连接。这本质上是一种历

史观的革新——它不再将历史视为与当下割裂的“他者”,而是作为持续影响、塑造现在的活态力量。这种处理使剧中那份跨越时空的家国深情,不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,而成为观众可感、可触、可参与的情感现实。

在艺术表达上,《侨批往事》对传统非遗与现代技术的融合,展现了文化传承的创造性智慧。高甲戏、南音、木偶这些古老的闽南艺术形式,与全息舞台技术、沉浸式体验相结合,经由现代审美语言的转译,使传统文化基因获得了新的生命力。这与德国学者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不谋而合,文化记忆需要特定的媒介和形式才能得以保存和传递。《侨批往事》通过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当代转化,实际上是在为文化记忆寻找新的载体与表达。基于对传统文化内在在精神的理解,现代技术的介入,使它们能够与当代观众,尤其是年轻群体建立更为直接的情感通道。这种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,找到了传统美学精神与

当代审美需求的契合点,而非固守某种僵化的“原汁原味”,体现出创作团队的人文情怀和文化自觉。

《侨批往事》在“文旅融合”模式上的探索,同样具有超越艺术本体的意义。通过选题的精准把握、体量的适度控制,形成了适合驻场演出的文旅IP,以艺术激活了历史空间,让古村落焕发出新的生机。这种以中小型、特色化、沉浸式剧目驱动文旅发展的路径,为同类文化遗产地的活化利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。

当然,作为一部新创剧目,《侨批往事》在叙事节奏的掌控、细节的打磨上仍然有提升空间,但它所开辟的文化路径和美学方向,已经足够令人珍视。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张力日益加剧的今天,在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时代,我们急需更多这样的作品,来构建我们的文化认同,连接我们的情感共同体。

(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、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)

## 每日佳句

总在“等”的人,只会在此时  
光流逝后,扼腕叹息机会从眼前  
溜走。



## 乡情

## 老家的“大埕”

□张益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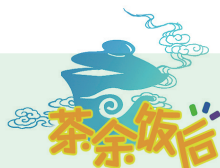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年回老家看望母亲总是很匆忙,压根没有时间在村子里走一走、看一看。连村里这个小时候常去的“大埕”,也许久没再留意过。

“大埕”是闽南语里的说法,指的是开阔的公共场地,平时村民在这里晾晒农作物,也会聚在这里乘凉、聊天。记忆里老家的“大埕”分南北两边,那里各有一座粮仓,虽然都用来储存农作物,却“分工明确”。过去天刚蒙蒙亮,生产队长便会组织村民,从“大埕”一侧的粮仓里,挑出之前采收的稻谷、花生,将它们摊在埕面上晾晒。等晒好了,再把这些农作物存放进另一侧的粮仓里。待农作物全部收获、晒干后,先运到乡里的粮站交足“公粮”,剩下的就可以按人口分给村民。那时的“大埕”也总是飘散着谷物的香气。

以前可供娱乐的电子设备少,孩子们在家里待不住就往“大埕”跑。女孩子三五成群地踢毽子、跳绳,绳子甩在地上“啪嗒啪嗒”响;男孩子则凑在一块儿打陀螺、滚铁环,陀螺转动的“嗡嗡”声和铁环的“叮当”声经常混在一起。一群孩子经常从“大埕”这头跑到那头,那嬉笑声总是传得很远,有时在村头小溪边都能听见。有时孩子们玩得忘记时间,眼看月亮升得老高,大人们只得出门“逮”人。“大埕”上也常见大人拎着孩子耳朵,催他们回家的逗趣场景。晚上,忙碌了一天的大人们都喜欢聚在“大埕”,不过他们会把大部分空间让给孩子们玩耍,几个人坐在“埕岸”的石条上聊天,有的人还会把晚饭端到这儿来吃。

后来我去外地打拼,一年到头难得回趟老家。“大埕”也渐渐在记忆里淡成模糊的影子。偶尔回去经过,还差点认不出它的样子。那时的“埕岸”布满杂草,埕面也裂了缝,一些地方出现了小坑,一下雨就积满水,更难看见孩子们玩耍的身影,整个“大埕”显得格外冷清。好在如今“大埕”已修葺一新,埕面用水泥硬化,东西两边的“埕岸”旁还安装了一排路灯。村民们又开始聚在这里“话仙”,熟悉的烟火气渐渐回来了。季节一到,“大埕”依旧是晒农作物的“黄金场”,只是水泥埕面比从前的泥地好打扫了,村民晾晒谷物时也不再担心稻谷沾土。

现在,老家的“大埕”模样翻新了,底子却没变。傍晚路灯亮起来,石条上坐着的老人,聊天的话题还像过去那样,离不开谁家的庄稼长势好、哪个后生又寄了东西回来。有时候路过,也能看见孩子们在这里追逐嬉戏,虽然玩的是陀螺、铁环、笑声却和我们小时候没什么差别。“大埕”就这样守着老家的日升月落,把旧时光里的热闹悄悄续下去,也成为像我一样的离乡人的记忆“锚点”,每次远远望见那片亮着灯的开阔场地,闻着风中隐约的谷物香,就知道自己到家了。



## 名家写暮色

●阳光在草地慢慢淡薄、脱离,凝作一缕孤哀凄寂的红光,一步步爬上墙,爬上楼顶,天地间渐渐漫开温柔又怅然的暮色。——史铁生《秋天的怀念》

●晚霞渐渐暗淡,暮霭沉沉,野旷天低,菜地一片昏暗,远近不见一人,也不见一点灯光。——杨绛《干校六记》

●落日终于从云霞的怀抱落到了海上,好像吐出了一个鸭蛋黄,由橙黄,橙红,变得鲜红,由大圆变成扁圆,最后被汹涌的海潮吞没了。——王蒙《海的梦》

●太阳在这个时候,成了一个大的红色的轮子落在远处的山边上,那些层层叠叠的群山,都变成紫褐色的一抹,涂在天际线上。——丁玲《给孩子们》

●在晚霞飞舞的黄昏,如果沏一杯热茶,缓步在民俗村前的老榕树下看夕阳沉落,听归巢的鸟声,不知道是如何优美的一种景象哩!——林清玄《灵性深处开莲花》

## 食事



在闽南语中,“苦”的发音与地瓜干近似,在我老家,本地人也将一种地瓜干制作的食物称为“苦粿丸”。它的名字听着苦,吃起来又香又甜,因此还隐含着“苦尽甘来”的好寓意。

听家中长辈说,苦粿丸最早出现在泉港地区,以前当地渔民出海捕鱼时乘坐的是木船,在这种船上生火煮饭容易引发火灾,而海上风浪大,船行驶过过程中经常颠簸,带汤水的食物也不方便携带。于是渔民们就地取材,将家中的地瓜干碾碎成粉末,加水搅拌后搓成丸子,煮熟后再带上船当干粮。后面有人开始往丸子里塞馅料,起初是简单的红糖馅,后来慢慢花样变多,又添了咸肉馅、咸鱼馅等口味。

苦粿丸对我来说不陌生,因为小时候经常能吃到。过去每年地瓜收成后,家里大人会先把完好无损的地瓜挑出来,将它

们堆放在墙角,上面再盖一层地瓜藤,说是能减少水分蒸发,这样地瓜留到冬天食用仍很新鲜。一些被锄头碰破皮的地瓜,大人们便把它们晒成地瓜干或做成地瓜粉,当中的地瓜干就被称为“苦粿”。平时除了拿地瓜干煮饭熬粥,还可以将它们磨粉,再做成不同的食物。如果觉得质地不够黏稠,有些人家还会往地瓜干里加点点地瓜粉,搅拌均匀后揉成面皮裹入红糖馅,搓成丸子的形状,苦粿丸就算大致做好了。

蒸苦粿丸也有讲究,得先在锅里放一个大碗,再在碗里铺一层高丽菜叶垫底,最后才将苦粿丸放进去蒸。等待的时候,家里大人还会另外取一口锅,将拍碎的葱白和切成丁的葱管放进去翻炒,随后浇一小勺花生油“逼”出葱的香气,就是一锅香喷喷的“葱头油”。接着烧一锅热水,舀少许豆豉酱和盐入锅,拌入“葱

头油”调和便是“浇头”,待苦粿丸煮熟后将“浇头”淋上去,即可品尝。每到这时,不用大人招呼,我定会立马拿着碗过去要几个苦粿丸,然后蹲在厨房门口,一边吃一边听大人们聊天。往往几口下去,空瘪的肚子也有了些“福相”,那些苦粿丸吃起来有饱腹感,滋味也特别,甜中带着一丝淡淡的涩味。我儿时觉得这个味道不够好,但长辈们总说这是苦粿丸的“正宗味道”,便不再排斥了。

早年间,有些人家会切点咸肉做苦粿丸的馅,那也是逢年过节省下来腌在盐缸里的猪肉。有时候亲戚做了咸鱼送来,我家里大人便拿这些鱼肉来做苦粿丸的馅料。不过无论是咸肉馅或咸鱼馅,吃起来都很美味,滋味也比红糖馅的香。

如今,生活条件好了,超市里的零食、点心琳琅满目,饭桌上的菜肴变得丰富多



(CFP 图)

样,家里很少再晒地瓜干、磨地瓜粉,更没人费功夫做苦粿丸。年轻一辈鲜少听过这种食物,连有些长辈也渐渐忘了它的制作方法,曾经常见的苦粿丸,就这样慢慢淡出日常的餐桌。不过我仍不时想起它的滋味,脑海里也会浮现以前家里常出现的问答场景:“今天煮什么?”“要不就做苦粿丸吃吧!”

## 水田里的白鹭

□陆冬英

时,白鹭又出现了,它们三五成群立在田垄间,或啄理翎羽,或侧颈望云,动作犹如琴弦上的跳音轻轻落下。

望着眼前一幕,我突然想起之前见过的白鹭捕食场景。当时的它如箭般飞向水田中央,尖喙迅速从水田叼起一条银亮的小鱼,转眼间水面上只剩一圈涟漪。那只白鹭昂首张嘴,毫不费力地将小鱼吞下,它的颈羽轻颤,好似还在回味刚才的精准一击。现在再看这些悠闲立着的白鹭,倒是难将它们和捕食时迅猛的模样联系起来。

我老家屋前也有一片水稻田,田埂边的沟渠里水草丰茂,是白鹭青睐的“食堂”。每年秧苗刚栽下,就有三三两两的白鹭来访,不过此时田里的“食物”不多,白鹭只会逗留一会儿,寻些小虫吃了便离开。不过一两个月后,秧苗开始拔高,水田里的小鱼、田螺多了,白鹭待的时间便长了,它们的身影时隐时现,仔细一看,数量还不少。这些白鹭喜欢跟着耕作的农人到处走,农人们弯腰,它们就低头,农人歇息,它们便驻足,像极了配合

默契的“劳作伙搭子”。

到了稻子收割的季节,这些白鹭又会立在田埂上,犹如看客般瞧着农人们忙活。它们时而单腿独立,缩起的脚爪藏在腹下,白羽与田野上空的云色混作一团,有的白鹭还会歪头睨人,那模样好似在评价农人的动作快慢,又像是好奇农人们究竟在收些什么“宝贝”。不时有人扛着锄头经过,白鹭也不避,有些胆子大的还跟过去,想从锄头翻出的泥土里找虫吃。有的农人会随手丢一些稻穗在田边投喂白鹭,它们却不碰,更喜欢跳进收割后的稻田,专注寻找更符合胃口的食物。若是有人靠近,白鹭振翅飞走了,很快另一个圈又落回田埂,似在说:“这丰收的田野,我们也要分一杯羹。”

不知从何时起,老家水田里的白鹭一下子多了起来,连灰鹭、颈间带褐黄色羽毛的池鹭也有。父亲说这是环境变好了,田埂边的荒滩种上了芦苇,水里的鱼虾随之增多,白鹭一群群飞来觅食,舍不得走了便留在芦苇丛中安家,生儿育女。到了“双抢”时节,邻居张哥开着收割机

收割水稻,后面也时常跟着一群白鹭。被收割机翻出来的小虫和谷粒,白鹭总能精准将之啄起来。当收割机停下,白鹭便在附近踱步,等机器再次启动,它们会立刻跟上去。吃饱了,这些白鹭也不离开,停在田埂上梳理羽毛,偶尔发出几声轻叫,自在得很。张哥曾打趣说:“有白鹭跟着,收成定能顺风顺水。”因此他从不驱赶白鹭,不时还特意放慢收割机的速度,给白鹭留足觅食的时间。

水田里的白鹭好似与劳作的农人形成了默契:农人插秧,它们寻虫;农人收割,它们“伴舞”;农人晒谷,它们守望。这样的场景,也让人不禁想起那句“漠漠水田飞白鹭,阴阴夏木噪黄鹂”的诗来,从中品出诗人描绘的田园意境。

又是一年深秋,老家水田边的芦苇应该都长高了,白鹭估计已经飞来扎堆,跟着忙活的农人找食,说不定张哥开的收割机后面就有这群“小跟班”的身影。风掠过稻茬时,或许还能听见白鹭轻轻的叫声,混着农人的笑语在田野里飘荡着。



## 众生

深秋的风掠过田畴时,稻浪已褪去浓绿,染上一层浅金色。田埂边的芦苇穗子毛茸茸地垂着,风一吹,簌簌作响。这



(CFP 图)

## 天伦



这天,在父母家吃完晚饭,已经快九点钟。我还有工作没做完,便赶紧收拾东西,打算赶回去加班。

“等等,我送你回去。”父亲边解围裙,边从厨房走出来。“不用,您歇着吧。”我一边应着,一边拉开家门往外走。“听话,等等我。”因为我走了,父亲动作急了,脚下一个踉跄,险些撞到门框。见他执意要送,我只好停下脚步,返回门口等着。

其实,父亲是担心时间太晚没有公交车,我手里又拎着几袋母亲准备的食物。但他不知道的是,我本不打算坐公交车,想着走不动了打辆出租车,很快就能到家。父亲节快到了,自己不舍得花钱打车,也不允许我随便浪费钱。见他又把那辆旧自行车推出来,我欲言又止,最终还是没把“打车”的话讲出口。

## 载着父爱的自行车

□高会丽

我没有坐上车后座,而是把几袋食物放在车篮里,然后笑着说:“爸,您骑车,我在旁边走就行,正好跟您说说话。”父亲愣了愣,随即脸上露出些笑意,于是他跨上自行车慢慢蹬了起来,我跟在车旁,一步一步陪着他往前走。

走着走着,我忽然想起幼时走亲戚的情景。那时父亲也是骑着这辆“二八大杠”,我坐在前面的车杠上,后座上载着母亲,车篮里还塞满了礼品盒。夹在车中间的父亲,因个高腿长,双腿很难伸展开,蹬起车来很是费力。那时虽然气温不高,父亲的额头上却升腾起热气,看起来就像刚掀开的笼屉,还有细密的汗珠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滑。不过父亲不在意,他双手稳稳地握着车把,一边骑车,一边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歌。思绪回笼,转头望向父亲时,我这才发

现他即使慢慢骑车,喘气声也变得有些急促,不像儿时记忆里那样平稳。看着他微驼的背,我不禁觉得鼻酸,原来曾经那个能载着全家的“大力士”,已经悄悄老了。

记得上初三那年,我不小心拽掉右手中指上的倒刺,引发了急性甲沟炎,眼看脓液不停往外渗,父亲赶紧骑车带我奔向医院。手术切开引流脓液时,我疼得嗷嗷直叫,一向话少的父亲只得紧紧攥着我没受伤的左手,反复轻声说“忍忍,马上就好了”。等我包扎好伤口,他又立马找医生询问之后的护理注意事项。为了不影响我的课业,父亲之后便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家与学校之间,每天按时接我回家换药,再送我去学校,还变着样地做清淡又有营养的饭菜,直至我的手指痊愈。

后来我离开家去上高中,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一趟。父亲那时每周都会准时到学校门口接我,骑的依旧是那辆除了铃声不响、其他零部件都吱呀作响的自行车。为了能在午饭前赶回家,让我吃上母亲做的热乎饭菜,父亲一路上不说一句话,只是弯腰弓背,载着我快速骑行,汗水浸透了后背的衣衫,他也不在意。直到骑到家门口,车子稳稳停下,才听见父亲笑着朝屋里喊“孩子回来了”,那声音里满是藏不住的欢喜,仿佛刚才一路的奔波压根不算什么。母亲听见喊声迎出来,父亲又会忙着从车篮里拎出我带回的脏衣服,脚步轻快得不像刚骑了远路。

如今,上了年纪的父亲已经很少骑车出行。可每次我要离开家时,他仍想用这辆自行车送送我,就像过去无数次那样,他总盼着可以再多护我一程。